

獨幕喜劇

臨江文 徐昌霖 合著
佐黃夏 曾卓



聯益出版社發行

處女的心

● 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 ●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滬一版

劇叢之一；

處女的心



著者 佐臨、黃景虹等
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

重慶夫子池特二號
上海狄思威路天同里十八號

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定價每冊國幣壹仟叁佰元

目次

一、處女的心.....	蘇聯、Y、雅魯納爾原作 佐臨、黃宗紅改編
二、風流老人.....	英、Stanley Houghton作 徐昌霖改編
三、同病相憐.....	會 卓 作
四、會客室風波.....	美、Booth Tarkenton作 夏侯文改編

處女的心

——獨幕喜劇——

人物

夏玲，少女。

封千里，心理學教授。

章萍，他就是送花人；

送花人，他就是章萍。

S P R I N G S O N G

蘇聯Y·雅魯納爾原作
佐臨·黃宗江改編

幕啓

是春天，少女房闌裏，有鮮花。

夏：（一面斟錢理趣，一面低聲歌着）「自幼兒，生長在梅龍鎮，兄妹賣酒度

光陰。我哥哥……」

（敲門聲）

夏：請進來。

（敲門聲）

夏：進來呀。

（封千里走進房間，手裏拿着公事皮包和大手杖。）

夏：啊，原來是封先生。

封：早！夏小姐。

夏：請坐。

封：謝謝。

夏：沒想到您這麼早來，也沒有預先打個電話告訴我一聲。

封：打電話？我以為在這種時期，打電話是費電又費話，所以就沒有打。並且

今天是放假的日子，我想你一定會在家。

夏：您來得真早，我衣裳還沒有穿……

封：哦，沒穿衣裳——（一驚）嗯？……

夏：我是說我衣裳還沒有穿好，您就來了。你瞧，我剛從床上爬起來。

封：哦：那還好：那還好，能夠爬起來總歸是一件好事。要是睡着之後，一直爬不起來，那可就幹了。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躺在床上睡覺，也不知道爲

了什麼，心裏一着急，就把心給急破了。第二天早上醒過來一看，已經是個死人了。

夏：怎麼？死人還能醒過來一看？

封：我是說他太太醒過來一看。

夏：（笑）封先生，您怎麼也學會了說笑話了。

封：這不是笑話，這是事實。今天我也不是談開天來的，我來是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；我要跟你舉行一次非常重要的 Conference。

夏：您要跟我談什麼？我真猜不出……………

封：猜不出？你真笨！你在我心理學班上，智力測驗是怎麼及格的？你想呀，你跟我認識已經不只一天了，在相識期內，我請你看過兩次電影，三次話劇。這你還不明白嗎？要不是爲了點什麼，這年頭誰會無緣無故帶一個年青女孩子出去玩？要真想看戲的話，不會自己一個人去嗎？多買張票幹什

麼？（附加地）現在寧縣樂捐就是百分之六十——（又附加）。節約儲金百分之五，冬令賑濟百分之五，外加印花費百分之五。

夏：封先生，我們改天再談吧。

封：爲什麼改天哪？一天一天地老改，以後，就總沒日子談了。哦，我倒忘了，我給你帶來一件小小的禮物。

夏：什麼禮物？

封：（從公事包裏拿出一隻鐵飯碗）就是它，就是這個玩意兒。

夏：鐵飯碗？

封：對了，一隻鐵飯碗，一隻摔不壞，打不破，碰不碎，癢不爛，家長日久可以用的東西。

夏：（失望地）我要這玩意兒幹什麼？

封：幹什麼？成家過日子少了飯碗還成嗎？

夏：我還以為你會給我送花來哪。

封：花？要花幹什麼？今天鮮花一現，明天就變黃花；黃花變殘花，殘花變枯草；化錢買枯草，豈不冤哉！我是一個大學教授……

夏：難道大學教授就不能送花了嗎？

封：我們買一件東西必須要合理化，必須左攷慮，右攷慮，經過理智的判斷……

……怎麼？你好像不大喜歡我的禮物。

夏：那兒的話？我很喜歡。

封：那就好了，有思想的人應該老是為明天着想的。（忽然發現）怎麼？花你已經有了……

夏：是他昨天送來的。

封：你要知道，一個演話劇的是最靠不住的。他的職業，就不允許他有一個固定的人格。今天是文天祥，明天就是馮樂山，後天，連禪子，都「梭哈」。

short hand)了。

夏：我覺得，他倒是真心愛我。

封：什麼「愛我，愛我」的？愛情是一種盲目的本能，一種禽獸的行為。我們人是賦有思想的動物，凡事必須謹慎加以致慮，考慮之後，才能有所決定。譬如說，這把雨傘就不是隨便買來的。

夏：你這把傘樣子真怪，今天這麼好太陽，你帶着它幹什麼？

封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你知道什麼時候下雨嗎？這把傘還有祕密的機關，下雨天支起來就是傘，平常可以當手杖用，把機關一掀就變成一根刺槍了，（掀幾扯，棍子裏伸出一隻短短的槍尖）

夏：怪好玩的，可是你要這個有什麼用？

封：有什麼用？用處大了。我平常晚上決不出門，就是你總喜歡看什麼話劇。那些演話劇的不演則已，一演必長，演完了就是半夜。送你回家之後，我

一個人走在大街上，越走越怕，越走越怕，索性把刺槍拔出來走。這麼一來，不就沒人敢過來刺我這個豬羅了嗎？所以看話劇的人，頂好每人預備一件這個東西。

夏：封先生，你這個人想得真週到。

封：腦筋就是爲攷慮而發明的。好，我把話說遠了，現在讓我回到，我上這兒來的基本目的。夏小姐，我最近把我自己的年齡做了一番很週密的攷慮，攷慮的結論是，像我這樣的年紀，應該結婚了。我所選擇的對象就是你。

夏：我？

封：是的，夏小姐，我已經觀察你好久了。

夏：我不知道……

封：夏小姐……

夏：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你的——你的求婚……

封：求婚？誰跟你求婚了？

夏：你剛才不是……

封：你弄錯了，在求婚以前，我還有些問題要研究。

夏：研究什麼？

封：關於你的性格，已經沒有問題了，你有一個很溫柔很嫺靜的性格。就是在醫學方面，還有些事情要弄個明白，換句話說，就是結婚衛生。

夏：結婚衛生？

封：結婚是終身大事，我們必須要處處謹慎，合理化，不能跟着別人糊裏糊塗就隨便集團結婚。

夏：那麼你不愛我嗎？

封：我方才已經說過，愛情是一種衝動的行為。我們文化人，凡事應該以我們的腦筋做根據地，才不會出亂子。

夏：那你要我怎麼樣？

封：我要你，誠懇地回答我幾個科學的問題。

夏：科學的問題？

封：醫學的完全是醫學的。你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我們的婚姻應該嚴格地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。你想像一下看，一個人娶了太太，太太忽然害起病來了，一會什麼肝臟病，一會什麼腎臟病，一會又什麼女人病，豈不糟糕。這樣子做丈夫的還有什麼興趣。這個你應該懂得。

夏：我真不知道，我應該怎麼……

封：非常簡單，非常簡單，你只要填寫一張我個人起草的小小的問題測驗表就是了。

夏：你這個人真怪。

封：這有什麼怪，我是一個非常嚴肅，非常謹慎的人。不像你那位只會在台上

亂唱亂跳，空口說白話的朋友，章萍那個傢伙。

夏：他才不空口說白話哪。我雖然跟他認識不久，可是我覺得他是真心愛我！

封：又是「愛我，愛我」的，多麼難聽的字眼！你知道，什麼叫做「愛情」嗎？愛情，是個什麼東西？你能抓在手裏嗎？你摸得着嗎？空談，空談！

夏：好吧，那麼你究竟要問我什麼問題，你就問吧。

封：幾個最必要的問題。第一、是遺傳性。你的父母害過什麼病，假使他們已經死亡了，是害什麼病死的。先從你父親說起吧。

夏：我父親是吃螃蟹中毒死的。

封：吃螃蟹中毒死的？好，讓我記下來。怎麼，他的腸胃不好嗎？

夏：不是腸胃不好，是螃蟹不好。

封：哦，那還好，吃螃蟹中毒是不會遺傳的。他真的是中螃蟹毒，不是酒精毒，或是旁的什麼毒嗎？

夏：你不要瞎說，我父親是最規矩不過的人。

封：那好極了，那麼你母親是怎麼死的哪？

夏：嗯？我媽還好好的活着在鄉下，你怎麼說她死了呢，

封：哦！哦，那很好，那很好。她現在身體還好吧？

夏：好得很。

封：好，現在再來問你別的。你小時候害什麼病？

夏：不大記得了，大概，只害過一次猩紅熱……

封：猩紅熱，你的心臟好不好？

夏：我身上什麼病都沒有……

封：肺呢？

夏：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喜歡這套！

封：那一套呀？

夏：這一套問題，這個測驗簡直有點不大雅觀。

封：這是那兒的話，像我這種人怎麼會做出不大雅觀的事來哪？我看索性讓我把你檢查一下吧。

夏：檢查？你又不是醫生，你怎麼能……

封：我雖然不是醫生，可是我讀過許多醫學書籍，特別是關於結婚衛生方面。

請你把脈搏讓我把一把。（夏玲躲閃）在這種科學時代，怕難為情是落伍的。（拉了她的一隻手，拿出錶來，（數脈搏）

夏：這多不好意思……

封：噓！……七十七，七十一，七十二。脈搏是好的。心臟大概也沒有什麼毛病。現在最主要的是神經中樞，讓我來檢查一下你的神經樞。（袋裏摸出一個小槌子）請把左腿放在右腿上，一、二。（敲牠膝蓋下面的骨頭）好痛了，反應非常之好。再請把右腿放在左腿上。（敲）也很好。現

在剩下檢查的最重要的一部門，就是反應和刺激。

夏：你還有什麼刺激？

封：我要弄明白，你有歇斯底理，神經病沒有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就是這樣弄糟的。

夏：怎麼弄糟的？

封：他娶了一個歇斯底理的太太，起先還好，後來搬到重慶來，半夜鬧耗子，我那個朋友就起來拿手杖打耗子，打死了一隻，足足有這麼大，第二天早晨，他那位歇斯底理太太醒過來，一看見死耗子當時就瘋了。我那位朋友跟她說：「坤權呀，給我倒杯茶來！」你猜她太太跟他說什麼？她說：「吃葡萄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」

夏：什麼吃葡萄，不吃葡萄的。

封：誰知道那瘋婆子說什麼？後來那瘋婆子又嚷嚷：「太陽掉下來了，抓住太